

论钱钟书

陈子谦 著



钱先生一生唯谨慎，大事小事不糊涂，他守身如玉，刚正不阿，最瞧不起那种利用他的名声招摇撞骗的人。可是世态多变，人事丛胜，他有时也要发出「浮名误我」的感叹。在朱光潜先生逝世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写信告诉钱先生，我在读书时发现不少剽袭钱著的现象，钱先生回信教导我不要在意，引了两句龚定庵的诗：「才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钱钟书



陈子谦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钱钟书 / 陈子谦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7-5633-5347-X

I. 论... II. 陈... III. 钱钟书 (1910~1998) —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32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24

印张: $13 \frac{1}{3}$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围城》时年方三十多岁的钱钟书，风华正健，神采卓然，用一双锐利的“法眼”审视人间的种种喜剧和“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性。



杨绛说，爱情就是克服困难。她与钱钟书的世纪沧桑证明了这句箴言。悠悠岁月，两心相托，离合聚散，悲欢与共。如今虽然是天上人间，但在杨先生心里却是：“人事易迁心事在，依然一寸结千思。”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子谦兄：此番有缘和你促神

交而飞躍以成識面握手，是亦

快事，得信在後，感喟，誤令九月

書信，而今之學究考論，知史為斤

良書為證，沙集，抄者 1008至1609頁所云是

供陽反，原惠仙釀，謝！吳暑

為未同封，必能三杯通身氣，且

遠友寄來抄本，評一為所見四五

中以此為較自功，恰已另以一分，即

附呈覽，幸此多致

中，抄錄目錄
七月百存

信函内容：

子谦兄：

此番有机缘和你从神交而飞跃以成识面握手，是一大快事。得信不胜感喟，诏令不可尽信，而今之学究考论古史，尚斤斤以书为证，何哉！拙著1008至1009页所云，足供隅反。承惠仙酿，谢谢！天暑尚未开封，必能“三杯通大道”。近得港友寄来拙集书评一篇，所见四五篇中，以此为较有功力，恰已另得一分，即附呈览。草此专颂著安。

弟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七月一日夜

通信背景：

1984年，我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青年作者座谈会，于5月23日这一天拜访了钱钟书、杨绛先生。离别时，钱先生要我持其写有“后起之秀，想兄必乐见之也”的名片去拜见丁伟志先生。不久丁先生来川考察，我特意去拜访他，并请他为钱先生捎去两瓶青城山道家酒，信中引李白诗“三杯通大道”即指这事。所言“拙著”指《管锥编》，“拙集”指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也是集》，“港友”即写书评《乔赏也是新园》的黄继持先生。

陈子谦

钱钟书其人其学

(代序)

钱钟书其人其学，用《世说新语·德行》林宗赞语来说，可谓“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钱钟书能造就其深广大器，是由于他的学殖之厚，修“学德”而成“至德”。

一西方人士曾说，世界上的真学者不多。而钱钟书无疑是为数不多的真学者之一，“钱学”也是毫无愧色的真学问。这个“真”，是“会性通神”之“真”，这个“学”，是叫你“神超形越”之“学”。所以我说，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境界，是学养和人生阅历熔铸而成的超越之境，用钱钟书自己的话说，即“有我无我，在我非我”，而“无我乃是有我，非我而是真我”：“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揖，则忘我矣”；“及夫求治有得，合人心之同然，发物理之必然；虽由我见，而非徒己见，虽由我获，而非可自私。放诸四海，俟诸百世”^①。求道为学，致知造艺，必致于此，才可以说已臻于灵境、化境、神境，才可以说“惟道集虚”，“惟美斯静”。这种境界，几乎不可方物，不可言传，但不是“空空”之境、“无无”之象。“惟实故虚”，有迹可求；“会性通神”，感悟可得。

古人常说：“德者，得也。”钱钟书正是“得性”为德。他认为，古人言“德”有两重含义：一指行为之美善，其要在乎修身缮性，故行前或三思，为后或三省，可以“种德”、“进德”、“积德”、“不失德”。一指性灵之固特，“不见异而思迁，不力疲而生怠，

^① 《谈艺录》(补订本)附说二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同。

是为性；性者，自然而非自由，行素而非专己”^①。

以此来看钱钟书之德，可谓“得性”之德。他不违其性，不背其行，心无旁骛，专注凝神，洁身行己，始终如一。钱钟书对于常人所谓命运，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知天命”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无怨尤之平心安‘命’”，一种是“无作为为之委心任‘命’”。“无怨尤”，故能平心息躁，穷达如一；“无作为”，故必俯仰随人，进退失据。钱钟书能够成就其深广大器，具有那种“惟实故虚”、“会性通神”的境界和风格，是固守自己德性、平心安“命”的结果。

我们知道，钱钟书的三部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都成书在非常年代，如果没有“不计利钝，故不易操守，不为趋避”的品德，是断然无所作为、无此成就的。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他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完成书稿的一半，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钱钟书“侍亲率眷，兵隙偷生”，处在一种“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境况之中，但他“销愁舒愤，述往思来”^②，以发愤著书的精神写完全书。那时他才三十来岁。该书付梓之前就在同辈好友中争相传阅，众人对钱钟书深厚的学问功底和精辟的见解无不叹服。钱钟书十六岁时就读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虽然他自己说“绝少解会，而乔作欣赏”^③，但这无疑已开启了《谈艺录》乃至以后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智慧之门。钱钟书本专习西方语文，但在大学期间，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包括天社二注，以注释和原文对照，他发现二者“若听讼之两造然”，又检索所引书籍以验证是非。^④

在深研力索中，钱钟书有两个最大的收获，使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一是“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⑤。这方面的成绩一是突出地表现在《谈艺录》和《管锥编》的行文中，每读二书，使人感到那些美词丽藻炫目，骈语

① 《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论董仲舒《山川颂》，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

② 《谈艺录·序》。

③④⑤ 《谈艺录》第23页补订一（书尾补订部分）。

属对工切，运典比事熨帖，完全是一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它们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而又是彼“花”此“蜜”，化入化出。二是“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①。钱钟书“悟”出这个道理，或者说他发现这一规律，是在“横扫清华图书馆”以后，那时他才二十多岁。留学英、法期间，虽“旧业”渐抛，但钱钟书眼界大开，更进一步明确了“诗眼文心”之“莫逆冥契”，东海西海同然。在文学领域乃至整个文史哲领域，这一发现不亚于诸多重大的自然科学之发明。正是这一发现，使钱钟书的治学原则和方法超过几乎所有的前人和同辈，使我们几至于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叹。可惜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尚未被大多数人领悟。一般言钱学者也只知道他有“打通”之说，或者因其天南海北，无所不知，而将此发现归功于他精通数门外语，却不知他求诗心文心之可同，是他“渐悟”的结果。从欧陆回国以后，他并未改变自己的治学原则和方法，而是将刘勰所说“擘肌分理”和严羽所说“取心析骨”悬为鹄的。当他获读冒茨斋先生《后山诗天社注补笺》以后，他虽然对其中的“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表示钦佩，但不想效法，而“孤往冥行”，蹊径独辟，别取山谷诗天社注而逐处订补。^②如果将《谈艺录》和《管锥编》论山谷诗合观，则仅此一家，文学史就得重写！其中关捩，必有能言之者，此处不论。我只想指出，在抗战的大后方，多少人在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时候，钱钟书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不依傍前人，不追随同侪，师心自通，独成一家，写出《谈艺录》这样的“擘肌分理”、“取心析骨”的著作来，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品德，可想而知。

就天性而言，钱钟书的兴趣本在创作一途，写《谈艺录》时有停辍，即他所说“多好无恒”^③所致。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谈艺录》差不多是同时或相前后的作品，长篇小说《围城》则作于抗战结束前后，离《谈艺录》的脱稿也只有三四年时间。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那些渊博的知识，那种轻松的调侃、奚落、幽默和讽刺，无不是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又

①②③ 《谈艺录》第23页补订一。

无不是钱钟书学问精深的表现。它们构成一种贯穿钱钟书生平履历,也贯穿钱钟书文艺创作和学术著作的风格和品格。只是越到后来,这风格和品格越变得浩瀚深沉,结晶为《管锥编》那种以剖析传统文化心理和拓展美学情境为主的巨著。

解放以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变化,钱钟书除偶然写写诗以外,不再从事创作。《宋诗选注》的问世又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所谓“缚律之所必为”^①,《宋诗选注》之“选”也许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叶燮《原诗·内篇》下说:“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聒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于无识,不能取舍故也。”钱钟书素来只眼独具,心识无误,不聋不瞽,不愚不妄,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其特有的胆识,敢于“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如《谈艺录》之所为。何以独《宋诗选注》定下“六选”、“六不选”^②的标准,而又不能尽如己意之取舍呢?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那个严峻的学术环境。

在经历了时代巨变的1988年,钱钟书在《模糊的铜镜》一文里,对此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说:“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时期的一种文献了。……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形象是昏暗的’^③,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示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④可贵的是,某种处境的艰难困顿并没有泯灭钱钟书的学术个性,正如他所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他所谓“识时务守规矩”,就是把他认为不必选的诗选了进去,认为可

① 《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二四》论董仲舒《山川颂》。

② 《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同。

③ 原注:参见司丹福《诗歌的各种敌人》(伦敦,1980,64页)考论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镜子在希腊、罗马著作里往往成为错误、糊涂观感的比喻。

④ 《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第8版。

以选的诗没有选进去。这正是“缚律之所必为”，而非“得性”之所愿为。他所谓“自作聪明”、“别出心裁”，就是《选注》中的“注”表现了钱钟书一贯的风格和学识，为传统“选学”别开生面，不甘附会而力破陈言。这就造成了在“选”和“注”之间的所谓“半间不架”^①的局面。这种矛盾状况的产生，正说明了一种不正常的气候对于正常的学术思想的窒息，使学术研究不能“必具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

然而难得的是，钱钟书将《宋诗选注》“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②来对镜自照的时候，不涂抹，不粉饰，不怨天尤人，坦率到对《选注》在1958年出版后受到的公开批判只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一笔，而对自己却并不宽宥：“我个人学术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③这里丝毫不存在个人恩怨，只有最后一句话也许稍有旁涉，但又是何等深刻的指谓！过去和今后都曾经有并还会有人“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钱钟书在《谈艺录》里论黄山谷《奉和文潜赠无咎》第二首的“张侯真理窟，坚壁勿与战”时，说过这样的话：“世故湮洞，人生艰窘，拂意失志，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日久论定，是非自分。”^④这完全可以看作他的自白。钱钟书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人，更是为数不多的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人。

和《谈艺录》、《宋诗选注》相比，《管锥编》的写作环境要严峻险恶得多了。“十年浩劫”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如今虽然已被人们不屑提起，“集体健忘”也节省了许多心力，但至今使人深思的是，在万马齐喑的时候，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文化毁灭的年代，却树立起一座文化丰碑。人们习惯于劫后去寻“人性复归”、“人的价值”，也习惯于事后去谈“十年空白”、“独立思考”，特别是大言炎炎而侈谈所谓传统文化的时候，他们对于《管锥编》及其作者的价值却是熟视无睹的。历史在他们那里常是魔鬼和美女的交替，有时面目可憎，有时则新艳可喜。正如钱钟书在

①②③ 《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第8版。

④ 《谈艺录》第5页补订一。

《模糊的铜镜》里所说：“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钱钟书却与此相反，不作历史改扮，也不搞“文史创见”，只选择十部典籍，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他也有“反思”，但他是在现实和历史的相似处展开自己的思路，并且常常是“逆溯寻常思路”的。

《管锥编》和《谈艺录》一样，虽考论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在那个严酷的年代，忧国忧民、感时伤世之情，时时溢于言表。我曾经说过：“写在十年浩劫中的《管锥编》，以它的独立思考、深广忧愤和学术良心，几乎无微不至地反思了历史、社会和人生，‘权威都被打垮了，现在只有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明灯，在这人生阴暗的迷途中的良心便是他唯一的手杖。人现在单独地面对着他的造物主，并向他唱出自己的歌。’（海涅）”^①“《管锥编》又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大书，它已经不是‘写在人生边上’，而是写在人生深处。……作者常常以人生观照艺术，以艺术解剖人生。钱先生笔下无秘密，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挑破了一切人生之谜。……他用‘真善美’的宝鉴照射了一切，虚实诚伪，是非曲直，历历在目，犹如‘铸鼎以象，燃犀以照’。悲剧和喜剧，正剧和闹剧，其含义皆可在《管锥编》里找到注释。它注释了人生，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毋庸讳言，也注释了‘十年动乱’。”^②前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我要说：一部《管锥编》可以看天下，正人心。

钱钟书在历史的沉默处发言，在历史的喧嚣处沉思，拄着他“唯一的手杖”，以理智的明灯照路，孤往冥搜，上下求索。无论鉴古以明今，还是察今以知古，事实是他唯一的依据，人格是他唯一的追求，真理是他唯一的归宿。“巧宦曲学，媚世苟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旨取容，希风承窍，此董仲舒所斥‘随世而轮转’”^③者，都与钱学品格冰炭难容。钱钟书在“文革”劫火中针对董

① 参见笔者《“全体才是真理”——〈管锥编〉的方法论》，载《书林》，1986年第4期。

② 参见笔者《论〈管锥编〉研究》。

③ 《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二二》论董仲舒《士不遇赋》。

仲舒《士不遇赋》“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所说的这番话，显然已不止是就学术而谈学术。学术在他那里，已是德行的修养，人格的升华。如果一定要说“文如其人”，那么钱钟书的三部学术著作和他的创作，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如此生涯，亦即如此文词。”

综观钱钟书几个历史阶段的为学、为文与为人，我们可以看出，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决不走俗道，投热机，而是“能量守恒”，德性一贯。这是钱钟书治学为人和“治心之道”^①的一种标志。

① 《荀子·解蔽》篇。“治心”之说，详参《管子·心术下》。

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

法国人民深知这位 20 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自 30 年代钱钟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

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其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法国总统希拉克

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 20 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 20 世纪同时终结。

——著名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目 录

- 1 钱钟书其人其学(代序)

卷一 钱钟书文学情境赏析

- 3 论《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
15 《围城》与它的作者之谜
——读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22 “企慕情境”与“农山心境”
38 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
61 《谈艺录·序》笺释

卷二 钱钟书批评方法探析

- 77 简论《管锥编》
84 《谈艺录·序》与“打通”说
91 “以象拟象”与《锦瑟》诗
——并论中国古代文评兼创作的一种风气和传统

- 107 钱钟书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
- 135 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一与不一”哲学
- 162 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名实论
- 184 钱钟书“以实涵虚”的文艺批评

卷三 钱钟书人文精神解析

- 205 钱钟书谈钱
- 209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
- 219 钱钟书论文品与人品
- 238 论“钱学”品格
- 261 “钱学”厄言
- 267 有感于另一种“钱学”
- 273 钱钟书和他的读者
- 278 天赋通儒自圣狂
——正确理解钱钟书
- 286 斯人去后世界空
——再谈正确理解钱钟书
- 295 附言：我与“我们仨”
- 304 备忘：钱钟书生平年表
- 306 钱钟书主要著作
- 308 跋